

# 胡适散文精选 上册

胡适 著

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散文精选.上册/胡适著. —郑州: 郑州大学出版社,2015.4

(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著一本通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645 - 2178 - 3

I. ①胡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现代  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35895 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

出版人: 张功员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邮政编码: 450052

发行电话: 0371 - 66966070

有限公司印制

开本: 710 mm × 1 010 mm 1/16

印张:

字数: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645 - 2178 - 3 定价: 0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本社负责调换

## 目录

001 / 导 论

### 随笔杂谈

005 / 文学改良刍议

017 / 归国杂感

025 / 易卜生主义

040 / 贞操问题

049 / 不朽——我的宗教

057 / 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主义”

062 / 新思潮的意义

070 /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

081 / 名 教

091 / 人权与约法

097 / 信心与反省

103 /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

110 / 读经平议

### 心灵自述

115 / 我的歧路

120 / 九年的家乡教育

133 /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

147 / 我的信仰

166 / 逼上梁山

——文学革命的开始

胡  
適

# 导 论

刘素敏

胡适（1891—1962），原名洪骅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县人，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学者，中国自由主义先驱之一。胡适是“五四”时期思想界的大师级人物，学贯中西，一生曾获得三十几个博士头衔。他早年接触新学，信奉进化论。1910年官费赴美留学，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，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，并毕生深受其学说影响。在留学美国期间，胡适有感于中西文化在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不同表现，立下了“再造文明”的宏愿，主张针对具体的问题，以积累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化的解放和改造，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。1917年初，胡适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反对文言文，提倡白话文，主张文学革命。同年7月，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，参与编辑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成为当时新文化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。1919年，接办《每周评论》，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主义”》一文，主张改良主义，提出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的历史研究方法，引发著名的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。1922年离开《新青年》，创办《努力周报》，宣扬“好人政府”，并成为爆发于20年代的“玄学与科学”大论战中“科学派”的领袖人物，积极提倡“科学的人生观”。1928年创办《新月》月刊，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，随后发起声势浩大的“人权运动”，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，积极倡导自由主义思想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胡适创办《独立评论》，标榜“独立”精神，继续宣扬自由主义思想。1938年任驻美大使。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62年2月24日，胡适在中国台湾逝世。

胡适作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，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过重大的影响。在“五四”运动前后，胡适是开先河的一代宗师，在文学、哲学、史学、考据学、教育学、伦理学、红学等诸多领域，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。这些贡献主要包括：首先提出用白话文

取代文言文；创作了第一部白话新诗集《尝试集》；创作了第一部白话散文剧本《终身大事》；撰写了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哲学著作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上卷）；开创了新《红楼梦》研究学派；出版了第一部用白话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集《短篇小说》；最早提出并使用标点符号……

胡适是20世纪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承传者、启蒙者。“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，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”的评价，较为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。

胡适不仅是理论家，也是实干家。胡适的散文创作，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，自成一家，其成就超过了他的戏剧、小说乃至新诗创作。胡适的散文是其思想的利器，他通过散文，传播其关于文学革命，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，关于“再造文明”的理想。胡适的散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，以思想性、学识性见长，而在语言上则形成了平实清新、晓畅明白的创作风格。但也正因为此，胡适的散文中最具分量的文化学术性散文，有时难免出现过于直露、粗疏肤浅、考据烦琐的弊病。

周作人在评价胡适的散文时曾说：“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，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，长于说理讲学，如像西瓜之有口皆甜。”应该说，这个评价还是客观公允的。

胡适的散文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：

一、以学识性见长，处处可见思想之光熠熠生辉。胡适是学贯中西的大师，强闻博记，学识渊博，自小就接受传统私塾教育，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。留学美国之后，广泛接触西方文化，并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，不仅开阔了眼界，也对西方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，加上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，个人命运往往与时代命运不可分割，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，胡适参与了自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乎所有思想文化界的活动。胡适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一些得天独厚的因素，在其散文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胡适的散文从古今中外浩瀚的学海中汲取养分，撷取素材，不仅使作品丰富充实，而且有力地表达了富于时代精神的新思想、新见解和新方法。在作品中，胡适或抨击封建伦理道德，如《贞操问题》；或赞颂新文化运动，如《新思潮的意义》《五四运动纪念》《中国文艺复兴运动》；或

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与近代西方文明进行对比，如《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》《漫游的感想》《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》；或讽刺军阀的专制与保守，如《人权与约法》《南游杂忆》；或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不合理，如《李超传》；或针砭国民性的弱点，如《差不多先生传》；或提倡民主、自由、科学，大力宣扬自由主义思想，如《科学的人生观》《自由主义》；或关心爱护青年，对青年寄予厚望，如《少年中国之精神》《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》《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》……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作品中均渗透着其实验主义哲学观和自由主义精神，具有反封建、弘扬民主自由的积极意义，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。

二、文风明白晓畅、自然清新。胡适的散文从来不敢弄玄虚，而是自然而然地有感而发，说的都是平平常常的话语，不假雕饰，去除了华丽辞藻的堆砌，读来令人顿生亲切自然之感。胡适的散文没有陈词滥调，也不故作高深，对问题的揭示往往直截了当，畅快平易，使人很容易就能把握住文章的精神。胡适的散文看似平淡，但认真阅读却能让人再三咀嚼，满口余香。如《差不多先生传》，虽然有着讽刺国民劣根性的深刻用意，却字字用平常语，处处显平常心，并以切近生活的事例作为佐证来叙写人物，生动形象，将“差不多先生”刻画得入木三分，也将国人凡事“差不多”就行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使人觉得这“差不多先生”虽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，但却又分明是每一个中国人。

为了做到明白晓畅，胡适的散文常采取从事实入手或直接用事实说话的写法。如其《归国杂感》《贞操问题》《漫游的感想》等文章，均是抓住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，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进行批判。胡适的散文善于选取典型事例，不仅使作品具有说服力，通俗易懂，而且显得生动、形象、鲜明。

作为白话文的提倡者，胡适一直坚持用白话文写作，并尽量使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语言进行表达。在胡适看来，古文是一种已死的语言，不能有效传达思想，只有白话文才顺应时代，符合大众所需。胡适坚持白话散文并推动了白话散文的发展，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。胡适于1922年3月写的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一文中曾专门提到“五四”以来散文创作的成就：“白话散文很进步了。长篇议论文的进

步，那是显而易见的，可以不论。这几年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，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‘小品散文’。这一类的作品，用平淡的谈话，包藏着深刻的意味；有的很像笨拙，其实却是滑稽。这一类作品的成功，就可彻底打破‘散文不能用白话’的迷信了。”其实，不仅仅是胡适提到的周作人、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闲适冲淡的“小品散文”促进了白话散文的进步，鲁迅的散文创作，胡适自己的散文创作，都为白话散文的发展与成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。

本书有上下两个分册，精选胡适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散文编辑而成，从中不仅可领略胡适的散文风格，还能充分认识胡适为人作文的精神，让人看到这位新文化大师的风貌。全书共分五个部分，《随笔杂谈》选取的是各个时期胡适弘扬新文化，反思传统文化的文章；《心灵自述》是胡适的自述文字，从中可窥见胡适的心路历程，便于读者了解胡适的人生经历，以及如何举起“新文化”大旗，在“新文化”的道路上前进的坎坷与曲折；《人物随想》是胡适对朋友的回忆文章，从中不仅可见所叙人物之风采，也可见胡适对朋友之挚情，由于叙事紧紧与时代相联结，令人感叹人生与世事之多艰；《文学小品》选取的多为游记，是胡适散文中最具文学性的文字，也是胡适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一个缩影，其中融入了作者对人生、对社会的深刻思考，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沧桑之感；《讲演录》记录的是各时期的演讲，是胡适自“五四”以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。实际上，这五个部分，除了人物随想之类的怀旧念故的叙述散文之外，其他的散文作品，似乎可将其称为“学术小品”，颇有点今天流行的所谓“学者散文”的意思。

本书在每篇文章后面都附有较为详细的注释，并有简短的导读，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并理解胡适的散文。当然，读者心目中都会有自己的胡适，我们这些“附骥”式的文字聊供参考而已，还是进入胡适的散文世界细细体味吧！

## [随笔杂谈]

### 文学改良刍议

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，记者末学不文，何足以言此？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，辅以友朋辩论，其结果所得，颇不无讨论之价值。因综括所怀见解，列为八事，分别言之，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。

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，须从八事入手。八事者何？

- 一曰，须言之有物。
- 二曰，不摹仿古人。
- 三曰，须讲求文法。
- 四曰，不作无病之呻吟。
- 五曰，务去滥调套语。
- 六曰，不用典。
- 七曰，不讲对仗。
- 八曰，不避俗字俗语。

#### 一曰须言之有物

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，在于言之无物。今人徒知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”，而不知言之无物，又何用文为乎？吾所谓“物”，非古人所谓“文以载道”之说也。吾所谓“物”，约有二事：

**(一) 情感** 《诗序》曰：“情动于中而形诸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。嗟叹之不足，故咏歌之。咏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此吾所谓情感也。情感者，文学之灵魂。文学而无情感，如人之无魂，木偶而已，行尸走肉而已（今人所谓“美感”者，亦情感之一也）。

**(二) 思想** 吾所谓“思想”，盖兼见地、识力、理想三者而言之。思

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，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；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：此庄周之文，渊明、老杜之诗，稼轩之词，施耐庵之小说，所以夔绝<sup>1</sup>千古也。思想之在文学，犹脑筋之在人身。人不能思想，则虽面目姣好，虽能笑啼感觉，亦何足取哉？文学亦犹是耳。

文学无此二物，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，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，抑亦未矣。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，既无高远之思想，又无真挚之情感，文学之衰微，此其大因矣。此文胜之害，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。欲救此弊，宜以质救之。质者何？情与思二者而已。

## 二曰不摹仿古人

文学者，随时代而变迁者也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。周秦有周秦之文学，汉魏有汉魏之文学，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。此非吾一人之私言，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。即以文论，有《尚书》之文，有先秦诸子之文，有司马迁、班固之文，有韩、柳、欧、苏之文，有语录之文，有施耐庵、曹雪芹之文。此文之进化也。试更以韵文言之：《击壤》之歌<sup>2</sup>，《五子》之歌<sup>3</sup>，一时期也。《三百篇》之诗，一时期也。屈原荀子卿之骚赋，又一时期也。苏李<sup>4</sup>以下，至于魏晋，又一时期也。江左之诗<sup>5</sup>流为排比，至唐而律诗大成，此又一时期也。老杜、香山之“写实”体诸诗（如杜之《石壕吏》、《羌村》，白之《新乐府》），又一时期也。诗至唐而极盛，自此以后，词曲代兴。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，此词之一时代也。苏柳（永）辛姜之词，又一时代也。至于元之杂剧传奇，则又一时代矣。凡此诸时代，各因时势风会而变，各有其特长。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，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。左氏、史公之文奇矣，然施耐庵之《水浒传》视《左传》《史记》，何多让焉？《三都》《两京》<sup>6</sup>之赋富矣，然以视唐诗宋词，则糟粕耳。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，不能自止。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，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<sup>7</sup>之赋，——即令作之，亦必不工。逆天背时，违进化之迹，故不能工也。

既明文学进化之理，然后可言吾所谓“不摹仿古人”之说。今日之中国，当造今日之文学。不必摹仿唐宋，亦不必摹仿周秦也。前见国会开幕

词，有云：“于铄国会，遵晦时休。”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。更观今之“文学大家”，文则下规姚曾<sup>8</sup>，上师韩欧<sup>9</sup>，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，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，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，而皆为文学下乘。即令神似古人，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“逼真贗鼎”而已，文学云乎哉。昨见陈伯严<sup>10</sup>先生一诗云：

涛园抄杜句，半岁秃千毫。  
 所得都成泪，相过问秦刀。  
 万灵噤不下，此老仰弥高。  
 胸腹回滋味，徐看薄命骚。

此大足代表今日“第一流诗人”摹仿古人之心理也。其病根所在，在于以“半岁秃千毫”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<sup>11</sup>奴婢，故有“此老仰弥高”之叹。若能洒脱此种奴性，不作古人的诗，而惟作我自己的诗，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！

吾每谓今日之文学，其足与世界“第一流”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，独有白话小说（我佛山人<sup>12</sup>、南亭亭长<sup>13</sup>、洪都百炼生<sup>14</sup>三人而已）一项。此无他故，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（三人皆得力于《儒林外史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石头记》，然非摹仿之作也），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，故能成真正文学。其他学这个，学那个之诗古文家，皆无文学之价值也。今之有志文学者，宜知所从事矣。

### 三曰须讲求文法

今之作文作诗者，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。其例至繁，不便举之，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。夫不讲文法，是谓“不通”。此理至明，无待详论。

###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

此殊未易言也。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，其取别号则曰“寒灰”、“无

生”、“死灰”；其作为诗文，则对落日而思暮年，对秋风而思零落，春来则惟恐其速去，花发又惟惧其早谢。此亡国之哀音也，老年人为之犹不可，况少年乎？其流弊所至，遂养成一种暮气，不思奋发有为，服劳报国，但知发牢骚之音，感唱之文。作者将以促其寿年，读者将亦短其志气，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。国之多患，吾岂不知之？然病国危时，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？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（Fichte），作玛志尼（Mazzini），而不愿其为贾生、王粲、屈原、谢皋羽也。其不能为贾生、王粲、屈原、谢皋羽，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，尤卑卑不足道矣！

###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

今之学者，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，便称诗人。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“蹉跎”，“身世”，“寥落”，“飘零”，“虫沙”，“寒窗”，“斜阳”，“芳草”，“春闺”，“愁魂”，“归梦”，“鹃啼”，“孤影”，“雁字”，“玉楼”，“锦字”，“残更”……之类，累累不绝，最可憎厌。其流弊所至，遂令国中生许多似是而非，貌似而实非之诗文。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：

荧荧夜灯如豆，映幢幢孤影，凌乱无据。翡翠衾寒，鸳鸯瓦冷，禁得秋宵几度？么弦漫语，早丁字帘前，繁霜飞舞。袅袅余音，片时犹绕柱。

此词骤观之，觉字字句句皆词也。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。“翡翠衾”，“鸳鸯瓦”，用之白香山《长恨歌》则可，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。“丁字帘”，“么弦”，皆套语也。此词在美国所作，其夜灯决不“荧荧如豆”，其居室尤无“柱”可绕也。至于“繁霜飞舞”，则更不成话矣。谁曾见繁霜之“飞舞”耶？

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，别无他法，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、所亲身阅历之事物，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。但求其不失真，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，即是工夫。其用滥调套语者，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

状物者也。

## 六曰不用典

吾所主张八事之中，惟此一条最受友朋攻击，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。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：

所谓典者，亦有广狭二义。短钉獭祭<sup>15</sup>，古人早悬为厉禁；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，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，即文字之作用亦亡。……文字最妙之意味，在用字简而涵意多。此断非用典不为功。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，并不可写信，且不可演说。

来函满纸“旧雨”，“虚怀”，“治头治脚”，“舍本逐末”，“洪水猛兽”，“发聋振聩”，“负弩先驱”，“心悦诚服”，“词坛”，“退避三舍”，“无病呻吟”，“滔天”，“利器”，“铁证”，……皆典也。试尽抉而去之，代以俚语俚字，将成何说话？其用字之繁简，犹其细焉。恐一易他词，虽加倍蓰<sup>16</sup>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，奈何？……”

此论极中肯要。今依江君之言，分典为广狭二义，分论之如下：

(一) 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。广义之典约有五种：

(甲) 古人所设譬喻，其取譬之事物，含有普通意义，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，今人亦可用之。如古人言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，今人虽不读书者，亦知用“自相矛盾”之喻，然不可谓为用典也，上文所举例中之“治头治脚”，“洪水猛兽”，“发聋振聩”，……皆此类也。盖设譬取喻，贵能切当；若能切当，固无古今之别也。若“负弩先驱”，“退避三舍”之类，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，在文人相与之间，或可用之，然终以不用为上。如言“退避”，千里亦可，百里亦可，不必定用“三舍”之典也。

(乙) 成语 成语者，合字成辞，别为意义。其习见之句，通行已久，不妨用之。然今日若能另铸“成语”，亦无不可也。“利器”，“虚怀”，“舍

本逐末”，……皆属此类。此非“典”也，乃日用之字耳。

(丙) **引史事**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，不可谓为用典也。如老杜诗云“未闻殷周衰，中自诛褒姒<sup>17</sup>”，此非用典也。近人诗云“所以曹孟德，犹以汉相终”，此亦非用典也。

(丁) **引古人作比** 此亦非用典也。杜诗云“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”，此乃以古人比今人，非用典也。又云“伯仲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”，此亦非用典也。

(戊) **引古人之语** 此亦非用典也。吾尝有句云“我闻古人言，艰难惟一死”。又云“尝试成功自古无，放翁此语未必是”。此乃引语，非用典也。

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，其实非吾所谓典也。若此者可用可不用。

(二) 狭义之典，吾所主张不用者也。吾所谓“用典”者，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，以写眼前之景、胸中之意，故借用或不全切，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，以图含混过去，是谓“用典”。上所述广义之典，除戊条外，皆为取譬比方之辞。但以彼喻此，而非以彼代此也。狭义之用典，则全为以典代言，自己不能直言之，故用典以言之耳。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。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，其工者偶一用之，未为不可，其拙者则当痛绝之。

(子) **用典之工者** 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。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，但杂举一二，以实吾言：

(1) 东坡所藏“仇池石”，王晋卿以诗借观，意在于夺。东坡不敢不借，先以诗寄之，有句云“欲留嗟赵弱，宁许负秦曲。传观慎勿许，问道归应速”。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，何其工切也。

(2) 东坡又有“章质夫送酒六壶，书至而酒不达”。诗云“岂意青州六从事，化为乌有一先生”。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。

(3) 吾十年前尝有读《十字军英雄记》一诗云“岂有酖<sup>18</sup>人羊叔子，焉知微服赵主父？十字军真儿戏耳，独此两人可千古”。以两典包尽全书，当时颇沾沾自喜，其实此种诗，尽可不作也。

(4) 江亢虎代华侨诮<sup>19</sup>陈英士文有“本悬太白，先坏长城。世无缺字，乃戕赵卿”四句，余极喜之。所用赵宣子一典，甚工切也。

(5) 王国维咏史诗，有“虎狼在堂室，徒戎复何补？神州遂陆沉，百年委榛莽。寄语桓元子，莫罪王夷甫”。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。

上述诸例，皆以典代言，其妙处，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。惟为文体所限，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。用典之弊，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。若反客为主，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，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，则为拙矣。古人虽作百韵长诗，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（《北征》与白香山<sup>20</sup>“悟真寺诗”皆不用一典），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。尝见一诗八十四韵，而用典至百余事，宜其不能工也。

(丑) **用典之拙者** 用典之拙者，大抵皆衰情之人，不知造词，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。惟其不能造词，故亦不能用典也。总计拙典亦有数类：

(1) 比例泛而不切，可作几种解释，无确定之根据。今取王渔洋《秋柳》一章证之：

娟娟凉露欲为霜，万缕千条拂玉塘。  
浦里青荷中妇镜，江干黄竹女儿箱。  
空怜板渚隋堤水，不见琅琊大道王。  
若过洛阳风景地，含情重问永丰坊。

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。

(2) 僻典使人不解。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。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，然后能通其文，则此种文可不作矣。

(3) 刻削古典成语，不合文法。“指兄弟以孔怀，称在位以曾是”（章太炎语），是其例也。今人言“为人作嫁”亦不通。

(4) 用典而失其原意。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，而曰“西接杞天倾”是也。

(5) 古事之实有所指，不可移用者，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。如古人灞桥折柳，以送行者，本是一种特别土风。阳关、渭城亦皆实有所指。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，于是虽身在滇越，亦言灞桥，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，亦皆“阳关三叠”，“渭城离歌”。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<sup>21</sup>，今则虽非吴人，不知莼鲈为何味者，亦皆自称有“莼鲈之思”。

此则不仅懒不可救，直是自欺欺人耳！

凡此种种，皆文人之不下工夫，一受其毒，便不可救。此吾所以有“不用典”之说也。

### 七曰不讲对仗

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，故虽古代文字，如老子孔子之文，亦间有骈句。如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微”。此三排句也。“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”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。”“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——此皆排句也。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，而无牵强刻削之迹；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，声之平仄，词之虚实者也。至于后世文学末流，言之无物，乃以文胜；文胜之极，而骈文律诗兴焉，而长律兴焉。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，然佳作终鲜。所以然者何？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？（长律之中，上下古今，无一首佳作可言也。）今日而言文学改良，当“先立乎其大者”，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，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。即不能废此两者，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，非讲求之急务也。

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，不知施耐庵、曹雪芹、吴趼人皆文学正宗，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。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。

###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

吾惟以施耐庵、曹雪芹、吴趼人为文学正宗，故有“不避俗字俗语”之论也（参看上文第二条下）。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。自佛书之输入，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，故以浅近之文译之，其体已近白话。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，是为语录体之原始。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，此体遂成讲学正体（明人因之）。当是时，白话已久入韵文，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。及至元时，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，三百余年矣（辽、金、元）。此三百年中，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。文则有《水滸》《西游》《三国》之类，戏曲则尤不可胜计（关汉卿诸人，人各著剧数十种之

多。吾国文人著作之富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)。以今世眼光观之，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，可传世不朽之作，当以元代为最多，此可无疑也。当是时，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，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。使此趋势不受阻遏，则中国乃有“活文学出现”，而但丁、路得之伟业 [欧洲中古时，各国皆有俚语，而以拉丁文为文言，凡著作书籍皆用之，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。其后意大利有但丁 (Dante) 诸文豪，始以其国俚语著作。诸国踵兴，国语亦代起。路得 (Luther) 创新教始以德文译《旧约》《新约》，遂开德文学之先。英法诸国亦复如是。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，距今才三百年耳。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，在当日皆为俚语。造诸文豪兴，始以“活文学”代拉丁之死文学。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]，几发生于神州。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，政府既以八股取士，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<sup>22</sup>之徒，又争以复古为高，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，遂中道夭折矣。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，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，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，可断言也 (此“断言”乃自作作者言之，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)。以此之故，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，宜采用俗语俗字。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 (如“于铄国会，遵晦时休”之类)，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；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，不如作家喻户晓之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文字也。

## 结论

上述八事，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。远在异国，既无读书之暇晷<sup>23</sup>，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，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。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，一一有研究之价值。故草成此论，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。谓之刍议，犹云未定草也，伏惟<sup>24</sup>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。

民国六年一月

(原载 1917 年 1 月 1 日《新青年》第 2 卷第 5 号，后收入《胡适文存》)